

戚蓼生序本紅樓夢是紅樓夢小說的一個重要版本，筆者曾於「書評書目」七十及七十三期加以簡介。近王三慶先生（出版與研究五十四期）及陳慶浩先生（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五十八頁）分別對拙文的一些觀點提出不同的意見，擬再說明如下：

王先生對戚本的批語認為：「回前、回末韻文式的總批，不但不存於較後的四閱評本系統，性質也不似其他現存的脂批，反而自成一類，因此其時代性及批語的製作人，還待詳細的探討。縱使偶或談到紅樓夢較早期的情節，也不可以輕率認定為脂硯等人所留下的批語。」



# 戚本紅樓夢

劉廣定

「按戚本的回前、回末批或為文、或為詩、或為詞曲形式。以回前詩而言，一部份與其他「脂本」相同，例如第二回同甲戌，庚辰及己卯本；第七回同甲戌本。回前批文如二十一回略同庚辰本；二十七及二十八回同庚辰本，但甲戌本作回末批。至若回末批，戚本三十一回同庚辰及己卯本，但三十六回在庚辰及己卯本均為回前批，而二十五回則甲戌、庚辰及戚本各本均不同。故知各「脂評本」本身批語文字也有出入，為什麼單單只懷疑戚本呢？」

至於戚本的回前回末批是否確屬「脂批」，淺見以為並不是很重要的。一般研究紅樓夢

的人常過份相信「脂批」，其實「脂批」所云也有屬於臆測而未必確有其事。例如二十六回馮紫英曾說他遭遇了一件「不幸中之又大幸」的事，「以後再從詳奉告。」甲戌本在這一段旁有夾批：「似又伏一大事樣。」因此趙岡先生就推測紅樓夢原稿之中在賈府被抄之前應有一段「有關馮紫英的俠文（紅樓夢研究新編二一〇頁）。其實，此「大事」在二十八回已有了交待：「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盡思夜想放不下，今日一聞呼喚卽至。馮紫英笑道，你們姑表兄弟到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設辭……誰知道信真了」。目前一般人多相信戚蓼生約在乾隆三十四年左右，亦卽曹雪芹死後五、六年間獲得戚本的原抄本，那麼，這抄本上的評語應該都是早期的而將有其一定的價值。

有關戚本的流傳，筆者在前文推測張開模生前已將此本出售，是從時間上來考慮。張氏逝於一九〇八年舊曆十月，如死後才賣書，則最快要到一九〇九年春才在淮安賣出，運到北京需要一段時間，俞明震買到後轉贈狄平子，也要一段時間（王伯沅曾在俞府見過，見王三慶先生大作），有正書局拿去照像、製版、印刷，更需要時間。但一九一一年已出了前四十回，則在時間上似太緊迫。當然，王先生所推測：張開模死後由張妻賣出流入書肆後再經俞氏購得也非不可能。但是從俞大維先生曾當王三慶先生面說過的話「書印成後，狄先生曾經送給他家的紅樓夢印本，足足堆滿房間的一大角落」，可以證明有正書局的印本，確是根據俞明震先生的藏本，也就是幾年前在上海發現的那個本子。

陳慶浩先生從蒙古王府本與戚本的比較，他發現「蒙府本沒有戚蓼生的序，且比有戚蓼生署的各本增加了夾批，證明它不是自戚蓼生序本而來的。蒙府和戚序本同樣有很整齊的總批總評，又同樣刪去批註中署名而易以相同數量的虛字」，所以他認為「過去有人以爲這些總批總評和刪去署名都是戚蓼生所爲，蒙府的出現，證明這種說法沒有根據。」這個問題可

分兩方面來討論。

一、沒有戚蓼生的序，或比戚本多了夾批，都不能證明蒙古王府本不從戚本而來。因為蒙古王府本的序，五十七到六十二回，以及八十一回起都是據程刻本補配的，故原序可能遺失；多的夾批也可能是後人所添。但若比較戚本與宏業版庚辰本（請參閱書評書目八十二期拙文）的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及六十八回的三面半便可知蒙古王府本與戚本有多處不同，決非依戚本抄錄而抄錯的。這才能確證蒙古王府本不從戚本而來。

二、既然蒙古王府本不來自戚本，而若又同樣刪去脂批的署名並代以相同數量的虛字，則刪去署名必非戚氏所為。但問題在是否蒙古王府本真的如陳先生所說：「刪去批註中署名而易以相同數量的虛字」呢？實際上，蒙古王府本的批語陳先生大概也沒見過而只是根據周汝昌的報導。從上引陳先生的大作可知現存各種版本的紅樓夢中提及或署名「脂硯」（或「脂硯齋」的批註共三十七條，見於戚本者十九條。其中二條，戚本刪去「脂硯」後並未增字；某些條也只增一字，而非增加「相同數量的虛字」。例如十九回有一批註——庚辰本作：該說，說的更是，指研。

戚本作：該說，說的更有理。

列寧格勒藏本：該說，說的是。

可見不同本子均有出入。周汝昌的考證工作有時過份主觀且不够仔細，故淺見以為周氏之言，未可盡信，除非見到蒙古王府本有關部份，寧可存疑而勿遽下結論。